



HUNZAI
SANGUO
DANG JUNFA

一名黄巾小兵，却被汉末名将忌惮，从此天下通缉，如何乱世求存？只能带着一号人当流寇、四处流窜，在夹缝中求存。

寂寞剑客◎著

当军阀

VI



ISBN 978-7-5453-0233-2



9 787545 302332 >

定价：260.00元（全十册）



汗在國

HUNZAI
SANGUO
DANG JUNFA

寂寞劍客〇著

当军阀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混在三国当军阀. 6/ 寂寞剑客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5453-0233-2

I. 混… II. 寂…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0280 号

混在三国当军阀《6》

寂寞剑客 著

责任编辑: 姜 蓓

装帧设计: 荆棘工作室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

电 话: 0756-2639330 邮政编码: 519001

网 址: www.zhcbbs.net

E-mail: zhcbbs@zhcb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铁建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00 字数 30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3-0233-2

定 价: 260.00 元(全 10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第二百零一章	水淹汜水关	1
第二百零二章	调兵遣将	8
第二百零三章	人中吕布	14
第二百零四章	河套急报	25
第二百零五章	牧马荒原	34
第二百零六章	攻陷陇西	42
第二百零七章	血战陇县	52
第二百零八章	鞠义善攻、徐晃善守(上)	62
第二百零九章	鞠义善攻、徐晃善守(下)	68
第二百一十章	平定凉州	75
第二百一十一章	骑马攻长安	83
第二百一十二章	鼎定关中	88
第二百一十三章	李儒的反击	100
第二百一十四章	连环计	111
第二百一十五章	董卓之死	122
第二百一十六章	怎一个乱字了得	132
第二百一十七章	千字万马奔关中	143
第二百一十八章	马跃想要干什么?	154
第二百一十九章	百万移民大屯边	172
第二百二十章	最致命的失误	180
第二百二十一章	以退为进	189



第二百二十二章	休养生息	200
第二百二十三章	休养生息	206
第二百二十四章	出奇制胜	215
第二百二十五章	某,马超是也	220
第二百二十六章	记住这个名字吧	232
第二百二十七章	郭图用计定长安	243
第二百二十八章	走一趟函谷关	252
第二百二十九章	雄踞北方的霸主	261
第二百三十章	田丰定计	267
第二百三十一章	鞠义泽国击赵云	275
第二百三十二章	出师未捷身先死——郭图	286
第二百三十三章	打破洛阳、鸡犬不留	295
第二百三十四章	最后的疯狂——刘备	308

第
二
百
零
一
章

水淹汜水关

田丰道：“眼下正值六月，河水已经进入汛期，如果主公能在河水南堤上掘一道缺口。引水倒灌汜水关，关城内外就会成为一片泽国，雄关天险将不再复存在。十八路关东联军可以乘船过关，不过……”

袁绍道：“不过什么？”

田丰道：“不过河水之堤一旦开掘，洪水势必泛滥成灾。到时候不但汜水关被淹，只怕方圆数百里也将化为一片泽国，居住在附近百姓将遭受池鱼之殃。所以，在掘堤之前。丰以为应当事先开掘引流水渠，在山口险隘处修筑阻水堤，以控制洪水的泛滥。”

“哎，元皓多虑了。”袁绍不以为然道，“既然是打仗又哪能不死人？就算河水泛滥，汜水关方圆数百里内也不过几万百姓，死了便死了，又有何足惜？现在最要紧的是在最短时间内打破汜水关、虎牢关，大军逼洛阳，解天子之危。至于别，却是顾不了许多了。”

田丰还欲再劝。袁绍大手一挥，不容置疑说道：“此事就这么定了。元皓不必多言。”

许攸不失时机恭维了一句：“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主公英明。”

田丰默然，半晌不曾说话。

……

冀城。

句突两眼通红、满头大汗来到了贾诩面前，瓮声瓮气说道：“军师，未将



幸不辱命。”

贾诩闻言一颤。眸子里掠过一丝惻然，然后深深吸了口气，幽幽说道：“将所有尸体集中起来，多加干柴白草，即刻火化。然后拆毁城墙、火焚全城，就算有人侥幸躲过一劫，也不能让他们逃出生天。”

句突瓮声应道：“遵命。”

“嗯。”贾诩点了点头，又道，“再派十骑快马前来听调。”

句突答应一声，领命去了。不及片刻功夫，十骑乌桓快马疾驰而至。贾诩以事先准备好的十筒书简分别交给十骑快马，然后逐一交代这些快马分别送往显亲、豫道、平襄、西县、成纪、阿阳等汉阳各县。

平襄县。

县令净祖是本土族，净姓也是平襄大姓。

接到贾诩书简之后，净祖急召县尉、县丞前来议事。县尉、县丞也皆为本土族，颇有家业，行礼毕，县令净祖向县尉和县丞道：“两位大人，刚刚马凉州首席军师贾诩先生派人送来书信一封，两位请过目。”

“哦？”

县尉顺手接过书简浏览起来，县丞却问道：“不知书简上都说了些什么？”

净祖说道：“书简上说，汉阳太守姜同因为不遵刺史大人号令，却甘愿为国贼董卓爪牙，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实属罪无可恕！不过马凉州并未加害姜同族人，冀城土族虽然曾经助姜同守城。杀了马凉州不少士卒，可马凉州也并未因此大肆屠城，只是将满城土族迁往河套。悉数贬为庶民。”

县尉叹了口气，说道：“这也是意料中的事，真要说起来，马凉州只杀了姜同一人，而将冀城满城土族贬往河套为庶民，已经算是仁慈了，换了别人。不但姜家满门老小难以保全，满城土族只怕也要被屠戮殆尽。”

净祖叹了口气，又道：“书简上还说，限我等三日之内献城，否则，马凉州就要率领大军来攻了！不知两位大人以为如何？”

此时县丞已经浏览完了书简，闻言反问道：“现在董贼女婿牛辅已死，所部精兵非死即降。凉州各郡已经群龙无首，而马凉州却是兵强马壮、兵锋正盛。县令大人以为竖子董璜有可能击退马凉州、挽回凉州局势吗？”



净祖道：“断无可能。”

县尉道：“此时就下断言为免言之过早，如果董卓能从司隶调派大军回援凉州。再加上金城、陇西、北、安定、张掖诸郡的守军，董璜未必没有一搏之力。依下官看，是不是再拖上十天半个月，待局势明朗之后再做决定。如何？”

净祖道：“本官也想拖上十天半个月，可贾诩先生只给了三日期限。如之奈何？”

县丞凝思半晌，咬牙道：“依下官看，干脆献城算了！如果不献城。三日之内便有灭门之祸，而如果献城。至少可以保全城池，保全满城百姓，真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保住家小财产才是最要紧的呀，两位大人以为呢？”

县尉喟然道：“看来也只能如此了。”

净祖击节道：“好，既然两位大人都已经决定了，那本官这便修书一封，向贾诩先生上表献城了。”

县尉、县丞同声道：“使得。”

连续三天之内，其余各城也先后收到了贾诩书简。各县反应也和平襄大同小异，虽然整个凉州局势还不明朗，可汉阳郡的情势却已经板上钉钉。如果不屈服于马跃，转眼就有灭门之祸。如果屈服了，却能保全一切，

只要不是傻瓜，谁都知道该怎么选择。

这时候，贾诩的安排就显示出威力来了，如果不是贾诩施行了惨无人道灭口。血屠冀城的真相一旦张扬出去，汉阳郡各县各城的县令士族就不会这样考虑问题了，到时候摆在他们面前选择就只剩一个了。

那时候，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还不如干脆和马屠夫对抗到底，没准还能等来董卓援军，尚有一线生机。

不过现在，因为贾诩毒计。整个汉阳郡的情势已经完全逆转。

在平襄县率先上表献城之后，其余九县也相继献城投降。在短短三天之内，汉阳郡境内十三城都落入了马跃军控制之下，贾诩一边以快马向马跃报捷，一边巡视、安抚各城，旧有的士族官吏。仍被贾诩委以重任。

最先上表献城平襄县令净祖更是被贾诩委以汉阳太守的重任。

.....



冀城太守姜同伏诛，冀城满城士族皆被贬往河套为民，还有三天之内汉阳十城皆降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周边各郡。

陇西太守董璜、金城太守阎温、安定太守皇甫坚、北太守李据、张掖太守郭皓等人自然是怒火中烧，不过有两个郡太守却陷入了左右为难之中，这两个太守便是武威太守傅燮以及武都太守法真。

深夜，武威太守府衙。

傅燮问亲信家将蒋老信道：“老信，你确定看清楚了？”

蒋老信道：“老爷，这还有错？小人躲在人群里看得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汉阳太守姜同来过老爷府上多少次？小人和他照面少说也有十几次。难道还会认错？”

“这么说姜同真被杀了？”

“死了，死得透了。”蒋老信道，“姜同被绑在柱子上，走在队伍最前面，从平襄各城的城边经过。许多百姓都跑去看热闹了，就是有士兵挡着，不准凑近看，不过还是有人往姜同的尸身上扔石头、秽物，真是有够凄惨。不过更惨是冀城士族，十几姓士族整整两千多口人哪，不管是老小，还是男的女，都被拴在一条绳子上，让士兵用鞭子抽着往前走，嘿。”

“唉……”傅燮长叹一声，黯难道，“姜同也算是本官好友，没想到竟落得如此收场。不过——马屠夫打破冀城之后竟然没有屠城。城中十几姓士族居然还能留下两千多条人命。倒是颇为出乎本官意料之外。”

蒋老信道：“屠城也屠了，十几姓士族两千多口人虽说保住了，可其他的平民百姓却是遭了老殃。都被如狼似虎并州兵杀得差不多了。现在冀城都已经被这些虎狼之兵一把火给烧了。”

傅燮叹息道：“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打仗本来就要死人，那些杀红了眼的大头兵杀人发泄也是难免的事，再说这些并州兵刚刚投入马跃麾下不久，马跃也未必驾驭得住。马跃能保住城中十几姓士族两千多口人。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傅燮毕竟还是出身士族，虽然也知关心百姓疾苦。可一旦百姓利益和士族利益发生冲突时，便会本能倾向于士族门阀。

……



乌云密布，汜水关头。

樊稠疑惑向身边张辽道：“文远，这几天联军怎么如此安静？无人前来搦战不说，居然也不派兵攻城。好生蹊跷。”

张辽道：“更令人费解的是联军居然后撤了十里，还把军营移到了两侧山坡上。”

“喀喇喇……”

两人正说话间，暗沉沉天际忽然掠过一道耀眼闪电，旋即有天崩裂般炸雷在汜水关上炸响。樊稠冷不防被吓了一跳，抬头咒骂道：“这该死贼老天。已经下了三天暴雨了，今天还要下！再这样下去。汜水关就该被积水淹没了。”

“嗯？水淹？移营到两侧山坡之上。水淹？水淹！”张辽忽然大叫起来，“啊呀大事不好，联军是想引水淹关。”

“什么？”樊稠愕然道，“引水淹关？水从哪里来？”

张辽束手一指北方，凝声道：“水从北方来。河水！”

“河水？”樊稠闻言一颤，吃声道。“河水！”

“轰隆隆……”

樊稠正吃惊时，忽然感到脚下雄伟的关墙轻轻颤抖起来，耳畔也听到了隐隐雷声，不过又不太像雷声，霍然环顾左右，发现关上将士以及张辽皆有面露震惊之色，正纷纷环顾四周，似欲寻找那声音来源。

“看，将军快看！”倏忽之间，一名眼尖地小校忽然手指前方，凄厉尖叫起来，“前面……前面山谷里，那是什么东西？”

“嗯？”

“咦？”

樊稠、张辽以及关上守军将士纷纷回头往关外山谷里望去，恰有耀眼的闪电再次划破长空。瞬间照亮了谷中景象，只见惨白的亮光下，一波巨大的洪峰就像奔腾的巨龙。正从狭窄山谷里向着汜水关奔涌而来。

不及片刻功夫，汜水关整个雄伟关墙都开始摇晃起来。天地间更是充塞着震耳欲聋巨响，两声凄厉惨叫陡然从关上响起。众人惊环顾，只见两名胆怯士兵已经被巨大的颤动震下了关墙。



“水，是洪水！”

“河水泛滥了！”

“洪水冲过来了。”

“跑啊，大家快跑啊。再不跑就没命了！”

关上顿时一片骚乱，又有十数名倒霉蛋被挤下了关墙，兵荒马乱中，张辽一把背起已经惊呆了的樊稠。大步下了关墙，来到马厩前，只见所有战马都已经变得躁动不安，正在疯狂冲撞护栏，空气里充塞着浓烈不安。仿佛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哈！”

张辽先将樊稠送上战马，然后解开马缰一掌重重劈在马臀上，战马吃痛顿时悲嘶一声扬起四蹄疾驰而去，先送走了樊稠。张辽才解开了自己战马。翻身上马向着虎牢关的方向狂奔而去。

现在这种时候，除了主将樊稠，张辽已经顾不上士兵了！

……

远处，一座高山上，十八路诸侯正迎风肃立。

又一道耀眼闪电划破长空、照亮了山头。人群中，曹操霍然回首，阴沉沉盯上了袁绍身边那位身材修长、神态儒雅的文士，田丰！此人便是河北名士田丰了，初来乍到便献上了水淹之计破了汜水关，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袁绍身后，田丰却是双目微闭，面露痛苦之色。

虽然天色昏暗，苍茫难以视物。可田丰眼前却似乎能够清晰看到河水决堤之后那一幕幕惨况。汜水关方圆数百里之内百姓正在滔天洪水中的挣扎哀嚎。房屋被冲垮，家畜被冲走，庄稼被淹没，亲人被冲散，一切……都完了！

……

洛阳，太师府。

董卓正在府上宴请太尉杨彪、大鸿胪周奂以及司徒王允。义子吕布、军师李儒于席间相陪。前方汜水关虽然战火连天，可洛阳城中却仍是一片歌舞升平，董卓每日里都会召集亲信，或者延请王公大臣过府饮宴。

酒过三巡，觥筹交错时，忽见董卓部将赵岑匆匆奔入大厅，疾声道：“主公，大事不好！”

董卓吃惊道：“何事？如此惊慌？”

赵岑不答，以眼神逡巡席上杨彪、周奂及王允等人，董卓急道：“三位大人皆非外人，快说发生什么事情？”

赵岑吸了口气，说道：“汜水关一被关东联军攻破了！”

“啊？”

“什么！？”

“此话当真？”

董卓、吕布和李儒三人几乎是同时跳了起来。一边的杨彪、周奂也是神色凝重、目露忧色，只有王允眸子里有莫名神色一掠而逝，旋即手捋柳须陷入了沉思。只是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李儒最先冷静下来，沉声问道：“汜水关势险要。易守难攻，又有樊稠、张辽两位将军坐镇，虽不敢说安如磐石，可守上一年半载却绝非难事。如何只过了短短十余日便被关东联军攻破了？”

赵岑道：“军师有所不知。如果仅凭两军正面搏杀，关东联军是不可能在十余日内便攻破汜水关的。只是没想到关东联军居然掘开了河水南岸大堤，引河水倒灌汜水关。汜水关势本来就低，被河水一灌顷刻就成了汪洋泽国。关东联军这才攻破了汜水关。”

“张辽、樊稠是生是死？”董卓急道，“驻守汜水关的大军呢？”

赵岑黯然道：“两位将军皆无恙。不过数万大军却只撤回来三千骑兵，其余将士皆已葬身泽国。”

“什么？”董卓哀叹一声，颓然道，“精锐，本将军凉州精锐哪！嘿……”

李儒沉思片刻，向董卓道：“汜水关既然已经被攻破。现在只有倚仗虎牢关来阻挡十八路关东联军了！不过虎牢关上只有崔烈将军三千步兵，再加上汜水关撤回来的三千骑兵，只怕也挡不住十八路关东联军，主公当速遣援军。”



第
二
百
零
二
章

调兵遣将

长安。

急促的马蹄声惊碎了寂静的长街。

“唏律律……”

嘹亮而又凄厉马嘶声过后，十数骑雄壮骏马呼喇喇停在了司隶校尉钟繇的临时官邸之前。马背上十数名骑士翻身下马，直奔官邸大门而来，两名守卫士兵神色一凛。踏前一步挡在门前，厉声道：“何人胆敢擅闯校尉大人官邸？”

那十数骑士为首之人身高七尺，阔面重耳，长得成风凛凛。闻言冷冷瞪了两名士兵一眼，从鼻孔里闷哼了一声。杀气腾腾喝道：“滚开，休要挡本将军的路。”

“锵锵锵……”

那武将身后的十数名亲兵早已经抢上前来。刀剑出鞘，在两名卫兵反应过来之前，寒光闪闪的利刃已经架到了他们脖子上。两名卫兵亡魂皆冒，再不敢稍有妄动。为首武将轻哼一声，拂袖而入。

官邸大厅。钟繇正召集杨秋、程银、李堪、张横、侯选以及左冯翊宋翼等人议事。忽听脚步声响。门外昂然走进一员风尘仆仆的昂藏武将来。钟繇急定睛看时，才发现来将居然便是董卓麾下头号大将徐荣。

“徐荣将军？”

钟繇愕然站起身来，有些悚疑徐荣竟来得如此之快！按钟繇的预计，徐

荣至少需要十天才可能从并州赶到长安。可没想到这才过去五天时间。徐荣就赶到了长安!比他预料时间整整提前了五天。

似是猜到了钟繇及程银诸将的疑惑,徐荣淡然道:“钟繇大人及诸位将军不必惊疑,本将军是抄上郡近路过来。”

“啊?”钟繇失声说道,“上郡不是马屠夫盘吗?万一……”

“军情紧急。顾不了那许多了!”徐荣摆了摆手,直截了当向钟繇道,“钟大人,请立即将凉州最新情形跟本将军说说,现在马屠夫的大军已经打到哪里了?凉州十郡是否仍旧控制在我军手中?”

钟繇理了理思路,说道:“既然将军如此直爽。那下官也不必遮遮掩掩了,如今凉州局势已经极为严峻。汉阳郡已经沦陷,武威太守傅燮、武都太守法真态度暧昧,很有可能倒向马屠夫。”

“更为不利是,马屠夫完全摒弃了逐城逐攻略的传统第略。而是长驱直入,挥师直逼陇西!陇西虽有公子璜八千精骑,可马屠夫麾下却足有两万大军,又有徐晃一万叛军为其爪牙。实力相差过于悬殊。前景堪忧。”

徐荣失声说道:“既如此,可速以快马传书公子璜,立即集中所有兵力扼守狄道、临洮两座大城,其余小城可不必守了。”

钟繇道:“将军放心,下官已于五日前遣快马传书公子璜了。”

“哦?”徐荣舒了口气,缓声问道,“其余各郡情形如何?”

钟繇道:“其余各郡还在我军控制之下。不过我军需要扼守的城池过多。”

“嗯。”徐荣凝思片刻,又问道,“长安城中现有多少兵马?”

钟繇道:“有八千步卒,骑兵一万五千骑。”

徐荣来回踱了数步,忽然收住脚步,向钟繇道:“从马屠夫的战略可以得出结论,马屠夫此来凉州不以攻城略为目标。而是以消灭我军有生力量为目的。既然是这样,我军也大可不必逐城逐坚守下去了,可快马传书皇甫坚、李据、郭皓三位大人,立即率部向武威郡靠拢,大军进至姑藏之后,就软禁傅燮,尔后集四郡之兵以及山丹骑兵。由皇甫坚大人统一指挥。”

钟繇闻言神情一震,眸子里不由掠过一丝莫名激赏,心忖徐荣不愧是董卓麾下头号大将,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能想到如此实用应对之策。没有数十年



沙场征战经验是根本不能做到这点的。

程银诸将先是困惑,但再凝思片刻也纷纷省悟!留守凉州军队在兵力上本来就不占优势,如果再分兵把守各城。很容易被马跃军各个击破。既然分兵把守难免城破人亡,那为什么不把所有军队都集中起来和马跃军拼死一战?

如果败了,结局不会更糟,可如果赢了,却能彻底扭转凉州局势。

杨秋忍不住心中振奋,问道:“那么我们呢?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徐荣目露寒芒,沉声道:“诸位将军可各率本部精兵随本将军杀奔武都郡。先夺了法真手中的兵权,然后再北上陇西与公子瓚合兵一处,与马屠夫的主力大军决一死战!”

钟繇提醒道:“将军,我军其实不必与马屠夫硬拼。只要能将马屠夫大军拖在陇西一个月左右,王渊大人的西域联军就会杀到。到时候马屠夫退归河套退路就会被完全截断。然后三路大军分进合击,马屠夫将死无葬身之!”

“嗯!”徐荣点了点头,沉声道,“这也正是本将军所想。”

.....

伊吾,西域长史府。

西域长史王渊。乃桓帝朝长史王敬嫡子,灵帝朝长史张晏养子。王渊从小在西域长大。中平三年(186年)张晏病亡,王渊初为长史,为了化解车师前部和车师后部恩怨。各娶了前、后车师国的一位公主为妻。

次年得长子,取名王双。

汉献帝建安元年(188年)六月。太师董卓以天子名义八百里加急传书伊吾,命王渊火速联结西域三十六国义兵,出凉州讨伐逆贼马跃,王渊不敢怠慢,急点起长史府八百精兵先行向敦煌进发。又命与大汉交善车师前部、车师后部、鄯善等十七国出兵前来汇合。

七月初,车师、鄯善等国共五万骑兵跨过玉门关进入凉州境内。正式开始介入中原军阀混战。

.....

夜沉沉,陇县雄伟城郭笼罩在一片苍茫暮霭之中。

倏忽之间,一阵急促马蹄声由远及近、疾驰而来。堪堪惊碎了宁谧的夜



色，守卫在敌楼上两名士兵顷刻间警惕起来，缩到城垛后面翘首往城外张望，只见城外暮色苍茫，风沙羽，一道模糊的身影正向着城门逼近。

“什么人？”

“站住！”

“再不站住，我们可要放箭了！”

敌楼上的守卫凄厉大喝起来，疾驰而来的骑士不敢怠慢。拼尽最后的力气狠狠一勒马缰，胯下坐骑顿时悲嘶一声人立而起，一连两个急旋才堪堪止住冲势，马背上骑士神情疲惫，脸色苍白。肩背上还斜插着一支狼牙羽箭，箭尾的翎羽正在晚风中微微颤抖。

有血迹从骑士背后渗出。骑士身上青衫早已经一片污黑，浸渍其上血迹竟早已经凝固。

骑士剧烈喘息两口，向着城楼大喊道：“速速打开城门，洛阳急报！”

“嗯？”

“洛阳急报？”

两名守兵惊疑不定。心忖洛阳的急报怎会送到陇县来？难道是朝廷快马？不要说这两名小兵才刚刚投入马跃麾下不久。就算是马跃三千旧部，也很少有人知道。马跃在洛阳还潜伏有貂蝉这支超级秘谍！

事实上，这名信使是貂蝉派来给马跃送紧急军情！在把侍女蝉儿献给王允为妾之后。貂蝉又将另一名侍女柳儿送给李儒为妾，正是这柳儿替貂蝉刺探到了董卓凉州计划。因为其中涉及西域三十六国的军队、事关重大。貂蝉不敢怠慢，遂派出心腹前来凉州送信。

不幸是，貂蝉派出秘使在汉阳郡边境上遇到了肆虐凉州、见人就抢的小股马贼。

敌楼上守军正惊疑不定时，夜空中陡然响起数声锐利破空声，十数支锋利的狼牙箭已经掠空射至。

“噗噗噗……”

十数支锋利箭簇冰冷射穿了密使的身体，其中一支更是射穿了他的咽喉。从左颈贯入，直透右颈，却再没有鲜血溢出。密使目光很快开始散乱，身体摇了两摇，从马背上颓然栽落下。

